

綠色是如何來到南藝

文 | 井迎瑞

序曲－綠色小組影像資料庫啟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歷時十五年維護整理完成的「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資料庫，於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在台南市南門電影書院舉行啟用典禮，次日《自由時報》A16版「台南都會焦點」大篇幅報導此一消息，標題寫著：「民主社運全都錄」，副標題：「綠色小組影像庫啟用——歷經十餘年修復及數位化南藝大整合推出」。內文寫著：「台灣綠色小組影像記錄永續協會理事長王智章表示心情很激動，更感謝出現在影片中的所有人，因為他們不怕被關、被抓，站出來爭取民主，才有今日的成果，而綠色小組只是跟隨著他們的腳步而已」。【註一】

《中華日報》三月十六日作了如下報導：「台南市長賴清德、高雄市政府顧問范巽綠、南藝大校長李肇修、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理事長王智章、會員楊祖珺、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使用計畫主持人井迎瑞、市議員李退之等，昨天都出席啟用典禮，見證這部紀錄片數位化重生的歷史性時刻」。【註二】

電子媒體公共電視的記者也在現場：「臺南藝術大學音像所教授井迎瑞說，我們經過了檔案化的處理之後，我們可以把記憶變成為信史，過去我們談台灣民主化，如果沒有這些具體的影像紀錄，那會變成各說各話」；「這是把歷史資料公共化的一大步，這些影像不只能提供學術研究，民眾也可以透過直接觀賞，詮釋歷史。未來如果能取得經費，也將進行更細緻的數位修復工作，將這批珍貴的資料永久完整保存」。【註三】

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市政新聞當天發佈的消息：「賴市長表示，綠色小組可以說是整部台灣民主運動史。目前資料庫雖然走向數位化，但只是做到良好保存的階段。市府將會協調文化及教育局，進一步協助南藝大，進行檢索功能的建置，讓數位資料庫的使用便利性能更加提升。歡迎全國民眾，一起來了解台灣過去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效法先人的精神，持續勇敢為台灣民主奮鬥」。【註四】

一九九八年我爭取南藝大成為綠色小組影像資料永久的家至今，回頭一數已經十五年了，對我這走過台灣戒嚴與解嚴年代的一代人而言，保存綠色影像不完全是感情因素，更多的是一種理想與責任感使然，自發的要求典守「綠色」資料，典守著這一代人的資料，用十五年時間完成了對綠色小組，也是對台灣的一個承諾，我可以把綠色小組的資產交給大家了。

一同走過從前

綠色小組，原名「綠色錄影小組」，在海外叫做「Green Team」，一九八六年成立，初期有王智章、李三沖、傅島等人，後陸續加入者有鄭文堂、林信誼、林靈、謝文生等，當然還少不了當初共

同倡議的一些朋友如范巽綠、張富忠、王菲林、陳素香等，是台灣解嚴之前，民間第一個有組織的反對媒體，他們利用家用錄影設備，大量拍攝台灣民主化過程、各種社會運動的紀實影片，並且製作發行，挑戰當時一言堂的媒體環境，綠色小組所拍攝的影像資料，呈現了一種在當時主流媒體壟斷之下的獨立觀點與民間聲音，它在解嚴前後的台灣歷史舞台上出現，不僅見證了台灣整個民主化的過程，它所實踐的一個獨立媒體的精神價值也成為了台灣媒體民主化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今天要回顧一九八〇年代那個轉型中的台灣，這是一批不可或缺的資料，又由於三千捲錄影帶數量龐大而且完整，今天台灣在歷史書寫時斷然無法忽視它們的存在。

一九八六年，王智章於民進黨國大代表候選人蔡式淵競選總部成立紀錄團隊，原先是為了拍攝民進黨成員的競選活動，但演說過程中發生了許信良桃園機場闖關事件衝突。當時戒嚴時期的主流媒體一面倒，指稱這起「桃園機場事件」是「暴民攻擊警察」，但事後流傳出一捲錄影帶，完整呈現當時主政的國民黨政府，出動直升機和裝甲車鎮壓，以及大批軍警圍堵群眾的過程。綠色小組將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桃園機場衝突的過程原貌呈現，顛覆了主流媒體的圍堵，滿足了當時民眾求真相的渴望與需求，也造就了台灣第一個小眾媒體的誕生，機場錄影帶的完成，形成了一個新興、快捷、潛力無限的另類媒體，這個模式也成為了日後綠色小組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

綠色小組拍攝大量的運動現場實況紀錄外，也開始嘗試以編輯方式完整表達觀點，一九八七年九月，綠色小組將一套涵蓋反對運動、人權運動、原住民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的剪輯完成帶，委託《民進週刊》雜誌社發行，取名為「台灣就是這樣長大的」，這是綠色小組首度正式發行出版品，計有：《桃園機場事件》、《只要孩子，不要核子》、《228四十週年紀念活動》、《台灣的良心犯》、《從解嚴到國安法》、《在沒有政府的日子裡》、《林正杰街頭運動（上）》、《林正杰街頭運動（下）》、《台灣的學生運動》、《自由返鄉運動——我們要回大陸》、《原住民命運交響曲》、《1986選舉現形記》等共十二輯，從此綠色小組以出版這種錄影帶雜誌形態定調，呈現台灣方興未艾的人文、政治、社會等反對運動，同時為紀念美麗島事件，取名為「美麗島新聞」。接下來的幾年裡是台灣變動最劇烈的一段時間，綠色小組從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〇年三月為止，陸續出版了二十五輯新聞錄影帶，其中包括十八輯時事報導的「美麗島新聞」，與七輯議題導向的「綠色專輯」，他們從不矯情的宣稱要保持客觀中立，反而是透過編輯較完整而清晰的表達「和平的、生態的、草根的、進步的」立場與訴求。

「美麗島新聞」有：第一輯《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事件·施性忠出獄記·後勁事件》、第二輯《民進黨二全大會·民主聖火長跑》、第三輯《1225示威實況》、第四輯《停止迫害還我同志·搶救蔡有全·許曹德·進步婦女在台灣》、第五輯《拿起鋤頭走上街頭》、第六輯《329示威遊行·衝突事件》、第七輯《407朱高正罩少康》、第八輯《520事件》、第九輯《聲援520》、第十輯《台灣人回台灣—第15屆世台會系列活動》、第十一輯《愛拼才會贏—苗客抗爭事件》、第十二輯《炮轟立法院》、第十三輯《1225中山堂事件·拆除吳鳳銅像》、第十四輯《焚而不燬—鄭南榕為台灣獨立而死》、第十五輯《生死為台灣》、第十六輯《縣市長聯盟》、第十七輯《雙十國慶，殘民以逞·土城事件》、第十八輯《二月風暴——219中山樓掀桌·220立法院衝突》等。

「綠色專輯」有：第一輯《尤清、朱高正立法院質詢實況》、第二輯《暴風雨前夕的台灣—許信良等演講》、第三輯《法拉盛事件》、第四輯《綠色小組大陸行》、第五輯《奉獻者—施明德》、第六輯《為什麼要反核》、第七輯《遠東化纖罷工事件》等。

一九九〇年民間興起第四台（有線電視）設立風潮，綠色小組預見有線電視收視戶的增加勢必衝擊錄影帶市場的發展，於是出面與部分「民主電視台」溝通協調，希望業者能整合成為組織性的帶狀節目或聯合資本以厚植競爭力，但是由於當時著作權法尚未通過，業者缺乏認知與膽識，不願意投資自製節目，以免被別人盜播血本無歸，在這樣的情況下，綠色小組意識到未來面對的不再只是社

會運動本身，而是必須面對資本市場的金錢遊戲。幾經討論，綠色小組決定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於是停止了發行事務，把記錄的工作交給了第二代的成員林信誼，王智章本人則逐漸淡出現場，終究回到花蓮故鄉經營果園。【註五】

為何是南藝

我與「綠色小組」結緣於一九八四年前後，當時「綠色」成員之一的王智章到美國考察，經蔡健仁介紹我們認識，當時交換了一些有關獨立媒體的概念，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我結束留學生活回到台灣，當時「綠色小組」正熱火朝天的投入記錄轉型中的台灣工作。經由王菲林的引介我來到了「綠色小組」的工作室，也得以結識「綠色」其他的成員。隨著報禁、黨禁的開放與國會全面的改選、八九學運的腳步，「綠色」也逐漸完成了它階段性的任務，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停止了發行業務後，就逐漸淡出了台灣媒體的舞台。隨著總統李登輝的執政，台灣以「本土化」與「社區種體營造」新一波的社會走向為主，綠色於是告別了狂飆的年代。當時有一種社會氛圍就是知識分子要擁抱邊陲，回鄉紮根經營社區，一九九五年漢寶德籌備設立臺南藝術學院（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時，設校宗旨就揭櫫「為求南北藝術教育之均衡發展」的理想，所以當漢先生邀我加入當時設校規劃團隊時，我也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義無反顧的辭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一職來到台南，下鄉這件事當時是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一九九六年南藝大在烏山頭成立，我國第一所培育紀錄片製作人才的訓練機構「音像紀錄研究所」也同時在成立。紀錄所創立的精神價值不少是延續「綠色小組」獨立媒體的概念，有別於北部的兩所藝術大學——臺北藝術大學與臺灣藝術大學，其影像教育有意選擇了當時是弱勢的「紀錄片」，正是希望突顯南方價值。【註六】

一九九八年我與綠色的成員會商，建議將這些資料運至南藝大保存，一方面可供教育學子、一方面可帶領學生維護整理，這個想法獲得了綠色成員們的認同，協調了林信誼來南藝大任此重任，一方面教育學子、一方面整理影帶，他們的角色也從街頭的衝撞，改變為校園內的經驗傳承，讓學子們獲益良多，「綠色」的存在也豐富了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多元內涵，其後的幾年裡台灣媒體環境遇到了媒材與技術急速變遷的挑戰，各種新興媒體快速轉換更迭，這對於音像資料的維護保存十分的不利，對於經費本就不寬裕的教育機構挑戰更為艱鉅，我們曾經諮詢過台北傳播圈科技怪才束連元的意見，把原始綠色母帶轉換至DVC-PRO保存，誰知道工作進行不到一半媒體格式又改變，DVC-PRO又被淘汰了，幾經嘗試與轉折，最終我們決定複製為DV-CAM、DVD、與數位化等三種格式拷貝。

當時由於媒體科技變遷再加上經費短缺的情況下，使得綠色影帶的維護保存計畫受到很大的干擾，幾經波折之下在二〇〇六年本校終於獲得當時教育部范巽綠次長的重視，獲得了第一筆來自教育部的補助，使得綠色小組終於在二〇〇六年與南藝大開始合作著手進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典藏1986-1997年綠色小組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使用計畫」，此案即是針對這批珍貴資料影像的保存維護與後續利用計畫構想而提出，期望能在雙方合作之下共同將這批珍貴的影音資料作適當的維護保存，以及規劃後續開放使用的平台，未來能提供更多人研究了解之用。為了凝聚共識並匯集眾人之力，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原綠色小組的先後成員齊聚一堂，在台北市台大校友會館召開綠色小組永續協會，正式成立永久經營管理綠色小組歷史影像資產的組織，所有成員均簽下著作財產權讓渡書，將曾經拍攝的歷史影像著作財產權，無條件讓與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一代人無私的精神面貌表露無遺。會中選出理監事：理事長—王智章；總幹事—李三沖；理事—王智章、鄭文堂、林哲元、林信誼、謝文生、林靈、林鴻均、陳憶玲、范振國、陳建銘（候補），監事—楊祖珺、張富忠、余岳叔、顏山揚（候補），我當天也在現場，說明了南藝大的立場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典藏1986-1997年綠色小組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使用計畫」的做法，這四千小時的珍貴資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資產與集體記憶，我雖然沒有在街頭參與綠色小組第一線的

紀錄工作，但我參與了後來對這些資料的保護與照顧，把綠色錄影帶—綠色精神的載體永久保存下去。【註七】

從抗爭到維護

綠色小組的原始錄影帶規格有許多種，如Beta、VHS、Betacam、Hi8等，但以VHS為最大宗，攝影機輕巧方便使用、價格也比較低廉，屬於家庭用規格，是街頭運動時主要的機種。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運動中都有類似的做法，人民拿起最簡單的攝影機，當下就記錄，代表一種揭竿而起的精神。然而VHS嚴格講畫質並不是很好，再加上已經超過二十年時間，在我們接手時許多帶子信號都已出現脫磁現象，帶子上沾滿灰塵、污漬，甚至發霉、斷裂等，所以在進行轉錄之前必須詳細檢查錄影帶的狀況，針對錄影帶實體進行維護，例如清除灰塵、擦拭、清理、並把錄影帶外殼打開，用人工方式在帶子外表進行除霉以及捲帶，讓沾黏的部分鬆動，切忌用機器迴帶機迴帶以避免拉傷，有斷裂之處則必須使用錄影帶專屬接帶機接好，最後再檢視錄影帶滑動的路徑與滾軸是否順暢，整個錄影帶實體是否變形完好，經過測試後才可進行下一步驟的轉錄。

第二個步驟是電子維護，也就是訊號調整，像這些有點年紀的錄影帶常有退色、跳動、灰暗或色暈，為調整這些瑕疵必須使用「時機校正器」（TBC），以調整明暗度、彩度、灰階、色調、同時具有強化訊號與穩定畫面的作用，使得畫面品質相當程度改善。

接下來是格式的選擇，為了分散風險並便於流通閱讀，我們複製了多版本的拷貝，包括DVCAM（數位訊號磁帶）、DV、DVD、WMV（影音串流檔）與五十個硬碟的磁碟陣列伺服器，而原始的VHS母帶存放置在溫溼度控制的片庫中受到最好的保護。

最後是填寫後設資料Meta-Data，在這方面王智章要求十分嚴格，因為畫面中拍攝的人事時地物，只有當事人最清楚，我原本希望帶著紀錄所的研究生來記載這些資料，但是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於那些事件與人物均不熟悉，所以到後來是他本人親力親為，我們因此而發展出了一套工作模式，就是以花蓮與官田作為兩個端點，透過伺服器連結兩邊的工作，兩邊可同時作業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學校這邊做數位化，花蓮那邊做著Meta-Data（後設資料）的填寫。

綠色走過了抗爭進入了維護，褪去了武裝，開始了下一個階段的任務，那就是維護與書寫歷史，開始面對了一個新的課題——影片維護與保存（conservation and preservation），也就是有關音像資料的保存維護與再利用，生產歷史知識創造文化意義。這的確是一個新的課題，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為了深化此議題並建構相關論述，於是在二〇〇九年於紀錄所之下增加了「影像維護組」，而「影像維護組」的新設，乃是基於過去所拍攝的紀錄片，正是現在要保存的歷史影像，而現在所拍攝的紀錄片，也將成為未來歷史影像的檔案；換句話說，影像維護之於音像紀錄實為一體之兩面。影像維護更是建構歷史視野與批判觀點的重要基礎，因此，本所除將藉此為台灣培育社會急需的影像維護保存人才之外，更將進一步累積並發展「台灣歷史影像資料庫」，期能透過影像的維護、保存、典藏與展示，建立在地化的特色與主體性。在「紀錄片拍攝」之外增加了「檔案維護」的元素，二者相輔相成，「紀錄」的概念才臻完整。而在未來歷史書寫的過程中，不再僅有官方檔案，而開始有了民間檔案，綠色小組的歷史影像正是代表民眾的記憶，而資料庫是一種文化形式、資料庫是一種文本，資料庫也有其權力關係（例如：為誰的利益？），是故資料庫需要被仔細閱讀，以建立資料庫的倫理與美學。【註八】

回顧綠色來到南藝大的這段歷史，前後歷經了三任校長，三位校長對於綠色來到南藝大都了然於胸，對於綠色影片的保護與整理都有各自的貢獻。漢寶德校長以大格局與戰略的高度來擘畫本校的制度，設校時所設立的研究所以都是重要但當時國內高教體系忽視的領域，包括「音像紀錄」專業，在這樣

的思維之下他對「綠色」南遷表示歡迎自符合當時的時代氛圍，也符合了本校的立校精神，第二任黃碧端校長延續漢校長創校時的精神，給予綠色小組這樣的台灣異議之聲充分的尊重與包容，也是在她任內我們獲得來自於教育部的第一筆補助經費，並且以「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典藏1986－1997年綠色小組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使用計畫」之名，宣示了體制內對於民間史觀制度性的保護。然而畢竟來自教育部的補助並不寬裕，這筆款項很快用罄，所幸第三任校長李肇修繼任，他對保護綠色影片有發自內心的認同與熱誠，在教育部的挹注終止後仍不斷寬列經費支援後續數位化的工作，甚至就在就職之後隨我驅車前往花蓮拜訪王智章，親自表達持續支持維護整理的校方態度，之後更把維護整理綠色小組影片列為本校重點補助計畫，責成本校資訊處協助上網事宜，同時與綠色小組永續協會簽訂合作協議書，規定了雙方權利與義務。從此綠色小組影片成為了公共資產，從封閉走向了開放，成為了全民可使用的資料，往後台灣歷史的書寫，本校典藏了一重要的民間史料。

南藝大整個保護綠色小組影片的過程具有象徵意義，台視新聞影片的保護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我們保護了這些影片，讓它們遠離了台北，遠離了後來各種的政爭，政黨輪替、媒體公共化、釋出股權、媒體民營等等的各種紛擾，來到烏山頭獲得了最好的保護。然而這些影片終將成為台灣歷史重構過程當中的重要話語，南藝大曾是它們的庇護所（shelter）也終將成為台灣新文化生產的培養器（incubator）。十五年來我們不僅將影片置放於理想之溫濕度控管之環境，使之免於人為因素與自然條件之危害，更積極的使用各種方法與技術來進行修整、復原、複製與品管等作為，使得綠色資料能夠久遠的流傳下去，因為有「維護」的介入，使得抽象的概念有了具體的內涵、使得逐漸模糊的記憶變為清晰，使得僅聽聞綠色小組而從未看過綠色紀錄影像的新世代得以親眼看見。

時代轉型時，維護是一種抵抗，也是一種去殖民方法，維護使「他者」有機會建構主體，維護是為了歷史不會被遺忘，至少讓不同版本的歷史不會被遺忘。我們又藉由建構「資料庫」來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對於第一世界而言，資料庫是一種知識、是一種遺產與榮耀、也是一種嗜好與遊戲，而對於第三世界而言，資料庫是一種論述、是一種自覺、是一種身分認同，所以我們需要用那麼長的時間來維護資料庫，可見其重要性。

續曲—綠色再出發

沉潛多年，在二〇〇九年八八風災後，王智章、李三沖再度扛起攝影機走進災區進行拍攝。不過這一次的重新出發，是從街頭轉戰鄉村，從流動改為蹲點，這一次他們必需重新學習面對媒體環境的改變，以及數位科技所帶來的攝影與剪接方式的改變，顯得有些吃力。至於播出與流通的管道，他們不再是到各演講會場擺地攤販售錄影帶，而是採用了網路時代新的經營模式，他們在「臉書」上登錄了一個名為「嘉蘭報告」的網頁，同時又在公民新聞PeoPo與Youtube定時上傳，從二〇〇九年至今接近四年時間，已經以《嘉蘭報告》為題上傳將近百部短片。二〇一二年又在台北NGO會館發表《嘉蘭八八重建》紀錄長片，左右開弓老當益壯，能量不減當年，據我跟隨綠色小組發展三十年的老戰友眼裡看到了一種紀錄態度與方式的轉變，姑且稱之為「典範轉移」。**【註九】**

一九九〇年代中開始，紀錄片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鼓舞得到很好的發展，各地方拍攝紀錄片蔚為成風。媒體一方面紀錄了這民主化的過程，在紀錄的過程中，自己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民主觀念的啟迪，促成了媒體之民主化的發生。因為人手一機，媒體壟斷的局面被打破了。人民可以成為媒體，對於紀錄片的發展而言，這是一個積極、樂觀、又充滿實驗性的年代，可是伴隨著而來的倫理問題很快顯現，因為大家除了看到紀錄片的力量之外，也看到了可能帶來的權力與利益問題。例如紀錄者很快的取得發言的位置，紀錄片不再能被稱為弱勢，也就是當一個紀錄者扛起攝影機，以替弱勢者發聲為理由，去拍一些弱勢者的生活時恐會遭質疑，因為誰會因此獲利情況就不如以前那麼單純。

因此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台灣的紀錄片界一方面亢奮地實驗紀錄片各種形式的可能，一方面也開始未雨綢繆地省思攸關紀錄片倫理與權力關係等問題。經過了這種洗禮，逐漸的大家開始比較能用同理心來規劃拍攝的過程，謹慎思考拍攝者的位置問題。從那時起大家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把攝影機交到被拍攝者的手中，大家都曾經過這個階段，一九九〇年代從社區總體營造之後出現的一種流行的拍攝方法被稱之為「互為主體」，各地社區大學、縣市政府舉辦的社區影像培力計畫，紛紛在思考如何達到「互為主體」的概念，這個概念並沒有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有著階段性的必要性，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大家也逐漸看到它的侷限，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暫時解決了知識分子的道德焦慮，外來者來拍弱勢者的生活，不如由弱勢者自己拿攝影機來拍自己的生活，然後外來者只要掌握紀錄片產品之拔擢與流通管道，你們拍給我們看就好，這好像也是個不錯的策略，但是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當「把攝影機交到了被攝者的手中」逐漸變成一種流行以後，大家開始忽略對於「交」這個動作的思考，而逐漸僅保留了「交」的形式。換言之，我們在什麼情況下把攝影機交到被攝者的手中？在什麼樣的一個生產方式、價值體系中把機器交到被攝者的手中？我們把攝影機交到被攝者的手中時，如果舊有的消費的系統沒有被顛覆的話，我們只會複製了主流價值，只會培育了更多的電影導演，這對於我們提高社區主體意識而言價值有限，當培力介入之後，反而會讓社區的人產生異化。換言之，若這整個消費機制與消費的文化沒有被改變，我們採用一個主流媒體文化的篩選機制，再加上官方又透過設定議題與補助機制進行人才拔擢，當民眾趨之若鶩競相爭取之後，社區民眾就紛紛拍一些符合徵選需求的片子去了，他們很難再回到建構社區主體性這一區塊。

在學校這個問題也曾經困擾著我們，我們也開始嘗試長期蹲點的作業模式。例如在《嘉蘭報告》裏，王智章與李三沖所做出的成績正是採取這個模式，他們需要融入嘉蘭村的生活，用更細緻更緩慢的步伐與村民互動，得到當地村民的理解，以及他們的包容與接納。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所生產的九十多集短片，讓我們看到了嘉蘭村的八八重建，也看到了綠色小組與村民「主體共構」的相處模式。《嘉蘭報告》所呈現的價值和意義，除了實踐了一個「主體共構」的相處與生產模式，另外還以經營一個「資料庫」的型態面對社會，用一種網路影音平台的概念把龐大的拍攝素材化整為零，以片段化的訊息上傳到這個資料庫中由觀看者自行點閱。綠色小組面臨的轉變正也反映了目前紀錄片的生產與紀錄範式的轉變，常態且持之以恆地蹲點紀錄，並把短片上傳到網路影音平台，此外又可因時因需要而製作較長的片子，把特定議題做深度的演繹，所以以後紀錄片的生產模式是以資料庫與長片互相搭配而共同存在，缺一不可，沒有一部片子可以講完所有的事情，同樣的只有資料庫也失之零碎，綠色小組的《嘉蘭報告》資料庫與《嘉蘭八八重建》紀錄長片證實了這兩者有同時存在的必要。

從一九八〇年代街頭衝撞，轉而一九九〇年代來到南藝大做維護整理醞釀能量，到二〇〇〇年下鄉蹲點再出發，我們必需把《嘉蘭報告》放置於綠色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必需從三十年前綠色小組的成員義無反顧的拿了家庭手持攝影機走入街頭開始看起。綠色小組每一個階段的發展與努力，這些走過的痕跡不能切割來看，今日所見的不僅是一部紀錄片、一個資料庫，而是看見綠色小組面對時代變遷過程中的與時俱進、求新求變的努力，以及對於台灣社會永不改變的熱情與關心，老兵不死——只是要戴老花眼鏡。【註十】

【註釋】

一、「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是臺南市政府委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經營的一個電影放映與展示空間，建築物本體為原「臺南放送局」與「中廣臺南台」舊址的市定古蹟，位於臺南市南門路大南門公園內，是南藝大師生作品的對外窗口，也是南藝大社會實踐的一個社區影像教育中心，官方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tainanfilmarchive?fref=ts>

- 二、〈綠色小組紀錄片資料庫啟用〉，《中華日報》台南要聞版，2013年3月16日。中華日報社中華新聞網：<http://www.cdns.com.tw/20130316/news/nxyzh/T90009002013031518445509.htm>（2013年8月21日瀏覽）。
- 三、〈綠色小組社運影像數位修復上網〉，《公視新聞網》，2013年4月8日，<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37367>（2013年8月21日瀏覽）。
- 四、〈綠色小組社運紀錄片資料庫數位化 市長賴清德：協助推動檢索功能建置〉，《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2013年3月15日。網址：<http://www.tainan.gov.tw/tainan/news.asp?id=%7B5DCE3D99-0841-46A9-9F84-233140E6FFC8%7D>（2013年8月21日瀏覽）。
- 五、井迎瑞、林信誼，〈綠色小組簡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典藏1986-1997年綠色小組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使用計畫成果報告書》，台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06。
- 六、參考漢寶德，《築人間－漢寶德回憶錄》，台北：天下文化，2001、陳亮豐訪問，〈從台語片倉庫到紀錄片教室－訪問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所長井迎瑞〉，《全景映射》，第6期，1998年10月24日。國際邊緣·新銳文化工作坊：<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taiwan/tw04.htm>（2013年8月21日瀏覽）。
- 七、井迎瑞、林信誼，〈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成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典藏1986-1997年綠色小組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使用計畫成果報告書》，台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06，頁23-31。
- 八、參考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官網：<http://documentary.tnua.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97&pageID=8199>
- 九、詳見嘉蘭報告Facebook網頁：<https://zh-tw.facebook.com/kaaluwan>、Youtube 網頁：<http://www.youtube.com/user/kaaluwan>；另外在莫拉克獨立新聞網：<http://www.88news.org>、PeoPo公民新聞：<http://www.peopo.org/kaaluwan>，都定期上傳，至今已有98部短片，超過1200小時資料。
- 十、2009年八八風災之後我到台東嘉蘭村去看王智章與李三沖，他們剛開始使用小型的DV攝影機，王智章自嘲的說：「突然發現鏡頭與機身上的刻度竟都看不見」。

井迎瑞

UCLA電影電視碩士、UCLA教育學博士。一九八九—一九九六年曾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任內開始搶救我國在社會轉變中急速流失的電影文化資產，包括老國語片、臺語片，並建立相關電影資產維護典藏制度開風氣之先，在國立臺南藝術學院成立之初，受創辦人漢寶德校長之邀一同南下臺南縣官田鄉辦學，負責籌設音像（電影）區塊，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規劃先後設立音像紀錄研究所、音像動畫研究所、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二〇〇九年音像紀錄研究所增設一組，更名為「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音像動畫研究所、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整併為「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